沈梅：叛逆的節奏－臺灣饒舌樂的敘事與知識生產

撰文／陳衍秀（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

11月9日，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的博士領航工作坊邀請美國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音樂系助理教授沈梅（Meredith Schweig）發表演講，介紹她將在2022年夏天出版的新書《叛逆的節奏：臺灣饒舌樂、敘事與知識生產》（Renegade Rhymes: Rap Music, Narrative, and Knowledge in Taiw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並分享從事臺灣研究的心路歷程。

沈梅的研究領域是20與21世紀東亞流行音樂，特別關注臺灣後解嚴時期音樂敘事中的性別與文化政治。她在哈佛大學主修音樂與東亞研究，畢業論文以鄧麗君與紀曉君為題，探討臺灣流行音樂中混雜多元的文化展演。2013年取得哈佛大學音樂學博士學位後，獲安德魯．W．梅隆人文學科獎學金（The Andrew W. Mellon Fellowship in the Humanities），到麻省理工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2015年進入埃默里大學任教至今。

臺灣研究

沈梅表示，她的音樂民族誌研究、學術出版計畫與臺灣研究的發展三者之間，具有環環相扣的密切關係。她回憶2006年剛進碩士班，臺灣尚未成為區域研究關注的課題。她在哈佛的指導老師大多研究中國音樂，第一次出席音樂民族誌研究學會的會議時，有位老師很直白地告訴她，做臺灣研究是不可能找到工作的，勸她把研究重心放在中國音樂，加上當時孔子學院在美國遍地開花，她可能會被貼上政治標籤而申請不到研究獎助金。相較於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只有二千三百萬人口的臺灣顯然不被視為一個具有發展潛力的研究主題，而且在當時的英語學界，有關臺灣音樂的研究文獻屈指可數，讓她覺得不可思議。

回想求學歷程，沈梅說，過去她在美國公立學校和猶太會堂，學到的都是以歐美為中心的歷史，對亞洲唯一的印象，只有小學六年級課本上簡略提到蔣介石是美國在冷戰期間的重要盟友，即使她的祖父曾擔任沖繩駐軍，她從來沒聽過國共內戰，更不用說國民政府遷臺。高中畢業的暑假，她開始廣泛涉獵有關太平洋戰爭的資料，大學主修東亞研究，填補知識版圖上的空白，成為她走上音樂民族誌研究之路的契機。她自問：我們如何在習得的知識與選擇性的記憶之間，構築歷史敘事？

沈梅對臺灣懷有深厚的情感，1999年認識了臺籍丈夫，2000年第一次造訪臺灣， 2009年婚後至今，她持續密切關注這座島嶼。她笑說：「我很認同臺灣！即使做臺灣研究不一定可以順利找到教職，我也不想隨波逐流，轉向中國研究。」她根據自己申請美國大學音樂系、東亞系教職的經驗，指出美國學界的一些盲點：首先，學界咸認臺灣研究只是中國研究的分支，因此對臺灣缺乏興趣，現有研究多聚焦於兩岸衝突；其次，美國大學開設了許多中國電影和文學課程，但音樂相關課程卻非常少。有感於臺灣研究往往重政治而輕文化，美國加州大學音樂系教授蓋南希（Nancy Guy）邀請九位臺灣學者，以及包括沈梅在內的三位美國學者合著《響徹臺灣：蓬勃之島的音樂迴響》（Resounding Taiwan: Musical Reverberations Across a Vibrant Island, Routledge），探討音樂如何形塑臺灣認同，在面對各種社會力量時賦予詮釋並提出回應，該書收錄了一篇沈梅研究鄧麗君的論文，也將在2022年出版。

臺灣饒舌樂的民族誌書寫

距離2006年沈梅開始做臺灣研究，十幾年過去了，在她的新書《叛逆的節奏》出版前夕，美國校園裡的孔子學院不是關門就是轉型，2020年開始，美國暫停資助中國的傅爾布萊特學術交流計畫（The Fulbright Program），哈佛大學暑期華語進修課程「哈佛北京書院」（Harvard Beijing Academy）改名「哈佛臺北學院」（Harvard Taipei Academy）。臺灣經歷了馬英九執政與太陽花運動後，進入了蔡英文總統第二個任期，現在臺灣研究申請獎助與出版的環境明顯較過去友善許多，近年在中國與西方國家對峙的情勢之下，臺灣也成為學界熱議的話題。

沈梅2009年來臺進行饒舌樂和嘻哈文化的田野調查時，最初感興趣的是音樂學長期以來研究的課題：在地音樂敘事的表現形式。她注意到有些臺灣在地音樂創作者和聽眾，有意識地將饒舌樂視為傳統民樂的延伸。舉例來說，許多網站和表演者從來不用英文字rap，而是偏好使用傳統詞彙，如閩南語「唸歌」或華語「說唱」來描述臺灣饒舌樂。臺灣饒舌樂不僅與全球（尤其是美國）流行的嘻哈文化接軌，體現了全球化與地方化的交互作用，同時觸及新自由主義、形塑臺灣認同的文化／政治正當性等重要議題。

當沈梅向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提出書計畫時，她努力讓對臺灣完全不熟的編輯們了解這本書的學術貢獻：《叛逆的節奏》是一部臺灣地下嘻哈音樂的民族誌書寫，取材自2009年至2021年之間，歷時兩年多的田野研究，探討臺灣饒舌樂在國民黨近四十年的戒嚴時期結束後，如何致力於打造後威權時期新興社會性（sociality）的想像。饒舌樂手的演出是解嚴後充滿創意的政治介入，他們教育聽眾，企圖翻轉階級、權力結構與性別關係的既有認知，饒舌樂的敘事性，融合了臺灣意識的探索與本土語言特色。此外，饒舌樂手標榜陽剛氣質，樹立社群權威，藉此顛覆與重構他們的世界，也反映了時代劇烈變動下的知識生產。本書立論奠基於臺灣1980年代末期的政治變遷，在政府解嚴、解除黨禁與對臺灣本土語言與文化的打壓之際，創作者從邊緣發聲，批判日漸式微的蔣介石國家機器，重振過去被壓抑的本土音樂。他們的創作運用多元語言與在地音景（soundscape），呼應臺灣複雜的殖民歷史與文化遺產。創作者之所以在後威權時期選擇饒舌樂，乃是受到美籍非裔與拉丁裔音樂創作者的啟發，挪用嘻哈音樂作為創作與抵抗的媒介，他們也驚訝地發現這種音樂與臺灣本土音樂在音質與說唱風格上的相似性。

《叛逆的節奏》一書有兩個主要提問：首先，在解嚴後的臺灣，饒舌樂的音樂敘事作為一種社會與政治介入手段，如何催生了新的存有與認知模式？其次，饒舌樂手在臺灣這個新興民主國家的文化、政治與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了何種角色？雖然國際媒體報導臺灣是自由繁榮的典範，但矛盾的是，臺灣也因政治爭議而在國際上陷入窘境。《叛逆的節奏》檢視饒舌樂如何發展出一套獨特的聲音與儀式資源，去理解臺灣人民複雜奇特的生活處境，並激發修復與改變的可能。沈梅認為，臺灣饒舌樂手透過說故事來理解世界，他們持續介入音樂知識的生產工作，宣示其敘事主體性，如同權威專家般提供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也如同書寫編年史般的紀錄了這塊島嶼上，人們的奮鬥與甘苦日常。

最後問題討論時間，回應熱絡。首先，許菁芳博士問到，如何在精力有限的狀況下，分配寫作期刊論文與專書的時間？如何將博士論文改寫成專書出版？沈梅表示，她的做法相當實際。在博士後階段發表了兩篇期刊論文，以便盡快找到工作，找到教職之後，由於學校規定必須出版專書才能取得終身教職（tenure），就專心寫書。至於把博士論文改寫成專書出版，她的建議是不要急。雖然有些人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出版他們的博論，在她看來，趕著出版的書品質似乎不是那麼好。

其次，李梅君博士問到，沈梅博士論文在2013年完成，專書即將在2022年出版。在這段期間，臺灣選出了第一位女總統，通過同性婚姻法案，也出現像葛仲珊（Miss Ko）這樣的女性饒舌樂手入圍金曲獎，對臺灣饒舌樂界對性別的看法是否因此有所改變？沈梅認為，臺灣饒舌樂界，仍以男性、陽剛氣質為主流，在這段時間裡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即使饒舌樂手多半投給蔡英文，也支持同婚，但饒舌樂圈子的文化還是十分地男性中心。雖有饒舌樂手試圖採用陰柔的聲調強調性別多元，但並沒有成為主流。提及，聲音本身就是一個被高度性別化的概念。如「大嘻哈時代」節目，即可見參賽者的性別比例嚴重失衡，這可能跟饒舌樂這種音樂類型主打低沉有力的聲音有關；入圍金曲獎的葛仲珊也被饒舌樂界邊緣化。

而羅愛湄博士詢問到，如何處理傳統的問題。沈梅提到，饒舌樂被視為臺灣敘事音樂傳統的延伸，但當我們研究當代流行音樂時，時常面對不斷變動的場景，必須追著音樂家、音樂實踐跑。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如何掌握傳統？　沈梅對這部分提出她的觀點，她主要關注是詮釋的框架。去了解他們如何賦予傳統意義，而不是在判斷他們的對錯，去斷定他們的實踐是否符合傳統敘事的框架。沈梅並舉例，以前跟一位研究戲曲的資深專家聊過，臺灣音樂創作者如何與古老的音樂傳統產生連結。譬如豬頭皮早期有張專輯叫做《笑魁唸歌》，所以臺灣饒舌樂被稱作「唸歌」。當時那位專家說，這些創作者只是在做一種比喻而已，他們並不了解傳統。而沈梅則對這個回答不太滿意，認為他們不懂傳統、認為他們聽了很多錄音，也對傳統有多方面的了解，當沈梅研究拷秋勤和其他饒舌樂團的時候，就會特別注意他們怎麼去理解傳統。

最後，陳衍秀博士提問到，沈梅近年出版的關於討論鄧麗君的論文，以及1980年代走紅的一些外型中性的女歌手如黃小琥、林良樂等，顯然與鄧較為女性化的風格相當不同，她們是否也重新定義了所謂的女性氣質（femininity）或提供了另一種女性主義視角？沈梅發現目前鄧的研究文獻往往有嚴重的性別歧視問題，所以希望用女性主義觀點重新加以詮釋。例如：鄧如何在威權政體與父權體系的雙重壓迫下，在事業與個人生活之間做出權衡。要了解鄧何以成為一個國族象徵，必須先理解她的性別角色，雖然鄧麗君的影響力廣泛，但沈梅認為她一直沒有真正被理解。